

在“三转一响”中,我家最先拥有的是一辆自行车。这一“转”的率先实现,是因为我父亲的工作需要。

十岁之后,我们家有了自行车。黄昏时分,只要一听到巷口拐弯处有自行车的铃声,我们兄弟俩立马就会雀跃而起,扑向门外。父亲面庞清瘦,不善言语,他两手骨骼分明,握着自行车龙头,龙头上挂有一只人造革黑包。我们扑将出来,知道那包里不会有我们任何的惊喜,我们感兴趣和自豪的是他胯下的自行车。哥哥会跑过去,把车铃摁得像学校上课的电铃一般响亮,我则会爬上衣包架让父亲推着回家,虽然只有短短几步路,但也快乐无比。

这是一辆旧车,来到我家时,已不知是二手还是四手了。自行车那时也叫“脚踏车”和“钢丝车”,来时它的“脚踏”磨损已很严重,后轮毂的“钢丝”也断了两根,且坐垫歪斜,大杠脱漆,刹车不灵,恍如一病重之人。是父亲经

1 自行车

ZI XING CH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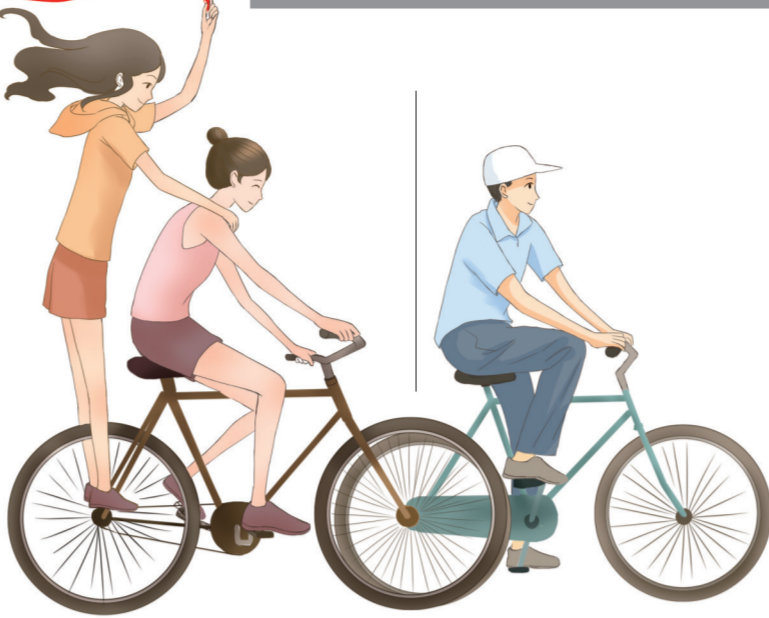
过精心修理,才“治愈”了它。这是一款“长征牌”二八大杠自行车,车架粗,载重大,可大杠上坐一人,后面带两人(衣包架上绑一块木板即可),能同时骑上四人。它的新车,据说得要父亲的半年工资,至于这辆旧车价值多少,当时我们并不知晓。

父亲是北方人,在本地举目无亲,平时有两只馍,一碟咸菜,就能对付一餐,生活极俭。据说那年,是我母亲打了一季红草帘,挣了一点钱,才决定让我父亲买辆自行车,以方便经常回家。记忆中,涧沟道班、十八里集道班、

自来墩采石场、九里道班、郑集道班,我父亲都先后工作过,那时我们丝毫没有概念,这些道班(采石场)与城西砖井巷距离有多遥远。

在砖井巷中,是哪家人先拥有自行车的,现已无考。我家有了自行车后,最神气活现的是我们兄弟俩。我哥大我三岁,高我一头,父亲下班回来,我哥就会把自行车推到城西小学操场上。两腿够不着脚蹬,他就斜身将一条腿从大杠穿过去,名曰“掏螃蟹”。我哥无师自通,很快学会了骑行,引得他们班上一帮女生“喔喔”直叫。我有样学样,也跟着学“掏”,在摔了若干个鼻青脸肿后,终于也能在无人扶助下,可以成功绕操场一周。在砖井巷一带毛孩子中,我可以自豪地说,我是学会骑车年龄最小的一个。

1979年,我念完初中,父母突然决定终止我的学业,让我顶替父亲去道班当一名养路工,算是给了我一个“饭碗”。在给“饭碗”的同时,父亲还把他骑了六七年的“长征牌”二八大杠也郑



重交给了我。在这之前,父亲已把它擦得锃光瓦亮。当时我多想继续念书,可经过哭闹、绝食、装死等一系列抗争均告无果后,我只有无奈地跨上这辆自行车,蹬了三十多公里,来到一个叫上七下八的筑路工地,开启了我跌跌撞撞的人生。

那些年我们家的 “三转一响”

□作者:钱玉亮

梦想彻底踩飞了起来,她要买一台缝纫机!

在1977年中秋节之后不久,我清晰地记得,那一晚我母亲神情紧张、兴奋而又神秘,她让我们守好家门,然后和父亲推着自行车双双消失在夜色中。不多一会儿,人回来了,父亲的自行车后架上多了一只老大的纸箱,上面赫然印着:小心轻放,蝴蝶牌缝纫机,上海缝纫机二厂出品。哇呀呀,我们高兴得直蹦,母亲连忙阻止,指压嘴唇,让别出声。

父母不知通过什么路径,接触到了一地下渠道,托中间人从上海内部订购好缝纫机,然后上船走水路,经长江、运河、高邮湖,再入白塔河到达天长东门港口。

母亲的梦想实现了,从此,我家有了缝纫机“哒哒哒”的声响,这声响欢快而又悦耳,让一家人温暖而又充实。

2002年,父母搬离砖井巷老宅时,一些老旧家具都没带,但母亲把这台缝纫机带上了。母亲走后,这台让她上机试踩两脚。我们一直没舍得丢,至今还在。

“三转一响”中的“一响”,是我怀抱鲜花一样抱着回家的。

我父亲是一个木讷的老实人,也没有任何嗜好,不打牌,不下棋。白天没事干,他不是倚着门框晒太阳打瞌睡,就是到法院的旁听席上听审理案件。看到辛苦劳碌了三十多年的父亲退休后生活如此寂寞、寡味,我心中有点不是滋味,遂在顶替他上班第二年,拿出一个多月的工资,自作主张买回了一台收音机。

这是一台“红牌”两波段台式直流收音机,上海无线电二厂出品,体积12英寸左右。这么大体积的收音机,那时只有结婚嫁娶的人家才会置办。我青春年少,怀抱着它,从百货公司出来,走过茶食店、酱园店、红旗理发店;经过老市口后又路过裁缝店、棉花店、豆腐店、西门小吃部、丁家茶炉,然后向南拐进了砖井巷。一路上,我知道有无数的眼睛在我的怀中滴溜溜打转,我只能保持平静,面部略带微笑,样子年少并不轻狂。我记得我进了砖井巷后,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波澜,打开了收音机旋钮,我是踏着一曲当年人们非常熟悉的歌声进了家门的。那是电影《甜蜜的事业》中的插曲,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。

收音机来到了家中,父母惊讶之余,又忙问了我多少钱,因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贵,因此显得非常高兴。母亲脸上还露出了梦幻一般的笑容,说,这下,我们家“三转一响”可不都齐了?又对我说,老二,看上哪家姑娘可以谈啦。那天,一家人一边吃饭一边听着它,感觉幸福无比。

有了收音机,听得最多的当然是父亲,常常听到“本次播音到此结束,感谢您的收听”为止。

大概一个月后,收音机的音量开始渐渐缩小,这无

疑是电池快用完了的缘故。父亲不知听谁说的,他从收音机屁股后面把四节电池取了出来,搁在太阳下晒。效果的确有一点,但并不明显,他叽咕道:“这多费电呀,要带电多好”。当时我没有在意他的话,那天,我回到家中,看到父亲一个人坐在门洞里犯傻,问怎么了,他说:“我把收音机搞坏了,家里的电灯也全不亮了。”我脑中猛地闪过一个念头,他给收音机通电了!

一问,果然不错。父亲为了节省一点买电池的钱,一个人在家把灯头下掉,将两根线拴在收音机后面那正负两极的铁片上,然后去拉开关,收音机“嘭”地一声,冒出了一缕白烟,同时,电闸的保险丝也爆了。他说:“我看人家的收音机是可以带电的。”声音有些发颤。

我不知道我当时是一副怎样的“嘴脸”,也记不清把手中的什么东西一摔,大声道:“你,你多……”我把到了嘴边的“笨”字咽了回去,改用了“多危险”。父亲望了我一眼,那目光非常慌乱,俨然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。就是父亲这么一眼,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中,使我今生今世都难以忘怀。

我在父亲的身边长大成人,看到过最多的是慈祥、鼓励的目光,也看到过无数次威严肃的、训斥的目光,唯独只有这一次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目光,这目光在所有的人面前都可以流露,可就是不应该在儿子面前流露。

待收音机修好后,我突然发现,父亲已不再那么热衷于听了。收音机放在堂屋的条几上,为防尘土,上面覆盖了一块洁白的方巾。母亲还在方巾上绣了一枝红梅。

如今,我的父母都走了。“三转一响”也早成为历史,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了。回首过往,一切仿佛只是一个梦。



4 收音机

SHOU YIN JI

2 缝纫机

PENGG REN JI



缝纫机,老一辈人都叫“洋机”。那个年代,叫“洋”的东西很多,洋烟、洋火、洋油、洋碱、洋钉,但在我们眼中,所有的“洋”都不及“洋机”,这才是真正的“洋”。其机械构造、使用原理,一看就是舶来品。

1977年,城西居民任桂兰通过“走私”渠道购得一台缝纫机,系上海产蝴蝶牌。

任桂兰(1936—2018),我母亲。

手表来我家稍晚,这之前我家有一只碗口大的小闹钟,上发条的那种,设定好时间,它会“叮铃铃”闹个不停。就功能而言,这个比手表实用,能让我们掌握时间,上学不会迟到。

但手表的功能不仅仅是“掌握时间”,更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,手腕上有一块亮晶晶的手表,那家伙,走起路来都神气六国。那时,穿的确良衬衫,骑自行车,戴手表,是一个青年处对象的标配。

我们小小学纪,差不多都干过一件糗事,爱用圆珠笔在手腕上画一块表。我母亲虽大字不识,但她却是一个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人,随着我们兄弟俩年龄的不断增长,她知道,关于手表,是迟早的问题。

3 手表

SHOU BIAO

1978年,我哥应征入伍,临走的头天晚上,我母亲一边抹着眼泪,一边摸出了一个手帕包。打开一看,竟是一块雪亮的钟山牌全钢17钻手表,这款表在当时价廉物美,一票难求。我母亲是什么时候弄到这款手表的,我们真的毫不知情。我哥起初不要,我母亲硬把手表戴在了他的手腕上。但大半年后,我哥又把手表

寄了回来。

我哥在信中说,“我现在部队很好,作息全有军号,故不需要,且班长、排长都没有手表,我戴了影响不好,我要发扬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,不断争取进步。爸妈辛苦了,一辈子,这表还是爸妈戴好。望爸妈保重!”

寄了回来。我哥在信中说,“我现在部队很好,作息全有军号,故不需要,且班长、排长都没有手表,我戴了影响不好,我要发扬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,不断争取进步。爸妈辛苦了,一辈子,这表还是爸妈戴好。望爸妈保重!”

手表回到家中,我母亲既没有给自己戴,也没给我父亲戴。回到家中的手表,又被我母亲重新包好,继续密藏于箱底。



戴长生文集《霜影雪痕》面世二十年后,还能有幸阅读到这本书,我感觉自己是幸运的。该书共23.8万字,151篇(首),分散文、小说、传记、诗歌四编。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,作者用有质量的文学作品,艺术地反映和表现人文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生活,给读者以文学的熏陶、情感的慰藉及时代回忆的风帆。

从小说部分来看,小小说《渔人和鱼鹰》讲述的是,一个瘦小体弱的鱼鹰被渔人误会打死的悲剧故事。这只小鱼鹰拼尽全力,好不容易才将一条足有四五十斤重的大黑鱼斗死,让它浮出水面,被渔人欣喜地捞上来。但渔人却误以为小鱼鹰在水下贪玩,还一无所获,一气之下将小鱼鹰打死了。由此可见,不问青红皂白地武断行事,真是害死人。小小说《卖血》讲述的是,丈夫车祸身亡后,女人靠卖血供养儿子读书,直至死去,但溺爱中长大的儿子却不知好歹,荒废学业,染上赌博,欠下大量债务,最后一怒之下重伤债主。小说用血的教训提醒家长,千万不要溺爱儿女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短篇小说《匪情与亲情》讲述的是,亲情与法律的激烈冲突。当一家人怀疑上门的大良哥就是和平商场的抢劫杀人犯后,如何处理成了一道难题。对此,一家人表现各不相同。结尾出人意料,竟然是一场误会,读者终

于松了一口气。小说善于设置悬念,推理能力强,艺术价值高。

中篇小说《靓妞丑仔的情缘》则以四个小青年挑衅童维、骆程两名炊事班战士开篇,引出一场精彩的武打场面。小说中写道:“另一个小青年大概会些拳脚功夫,见同伙倒地,便放开童维,转身攻击骆程。只见他对准骆程的太阳穴飞起一拳,被骆程侧身躲过,接着他又化拳为掌,斜劈骆程的颈项。骆程身手敏捷,疾速双臂交叉架开,同时转身守攻,抵前一步,抬起右膝,刚好击中这个年轻人的下部,这个年轻人痛不欲生,退在一旁捂着裆档‘哇哇’地叫唤着。”这一段细节描写,生动准确又带劲,让读者感觉作者是武林中人,懂得擒拿格斗。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军人的担当,看到了姑娘的坚贞,看到了恶人的改过自

新。小说叙事手法纯熟,故事情节引人入胜。

中篇小说《胭脂山传奇》用章回体的形式,以胭脂山从天而降开篇,虚构出山上的山土是一种比金子还贵重的美容护肤品,官员靠它敛财升官,财迷靠它发财致富,贪财的池县尉勾结日本人要将山土偷运出去。在这种情况下,以女贞为代表的天长人民勇敢地站出来,与他们斗智斗勇,不惜流血牺牲,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意志。小说中古诗词的精妙嵌入,也是写作一大特色。中篇小说《荇湖纪事》讲述的是,荇湖村退伍兵苟大勇被推举为村支书。他克服各种困难,化解无数矛盾,最终带领群众走上了富裕之路。小说既有柳青《创业史》的史诗场景,也有电影《月亮湾的笑声》的幸福画面。

从诗歌部分来看,“站起来吧!把头儿抬起来,把胸脯挺起来,把腰杆直起来。想唱就

亮开你高亢的歌喉,想喊就张开你的嘴巴像岩浆喷发,想笑就笑他个淋漓酣畅,想干就干他个风风火火、动地惊天!”诗歌《志气歌》写于1989年12月3日天成长岗军事训练场,直抒胸臆,鼓舞人心。“春寒料峭晓风凉,荇草滩上摆战场;呵气成云汗成河,三万大军斗志昂。”1987年,作者参加了18个乡镇会战,历时三十多天,建成了横穿红草湖的过境公路建设工程。作为亲历者,他有感而发写成诗歌《筑路会战》,抒发诗人情怀,记录建设实况。“二十二根皮带一同传动,二十二台马达一齐轰鸣;二十二个飞轮一道运转,二十二支泵管一起喷流……好像挂起了二十二道白浪翻卷的瀑布,犹如打开了二十二座激流奔涌的水闸……流向干涸弯曲的小溪,流进龟裂枯萎的田野。”1994年夏,天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特

书苑滁风

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——《霜影雪痕》读后

□作者:徐祥龙

大旱情,上万群众一起,相继建设红旗港和三汊河两处翻水站,提水抗旱保苗,缓解了部分地区旱情。诗歌恢宏的气势形象地记录了当时群众一心、共克时艰的生动画面。

从散文、传记部分来看,在散文《我的岳父》中,作者写道:“岳父是一个值得我十分敬重的长者……节假日我们经常在一起下棋,打扑克牌。有时我们会像最要好的朋友一样无所顾忌,为悔一步棋,或‘吃一个苍蝇’争得面红耳赤。我们还时常无拘无束地坐在一起谈论政事、评说历史、臧否人物。其言滔滔,其乐融融。”作者用真诚的笔触记录着生活中可亲可爱的点点滴滴,读后令人动容。

在传记《在抗洪救灾的日子里》里,作者对桥湾人民遭受水灾的情形进行细致描述,表达了极其深切的痛惜之情。在这篇传记中,作者记录了1991年7月初,他奉命转战新白塔河大堤徐家跳地段的抗洪一线。他看到洪水像一头猖狂的猛兽,在二三十米宽的堤坝缺口处咆哮着、翻滚着、奔腾着,一泻千里,势不可挡。金黄的麦子被淹没了,葱绿的树木被淹没了,村庄低洼的地方也已淹没了,庄台高一些的地方也开始进水,像漂浮在苍茫无际大海里的一些岌岌可危、摇摇欲坠的破船,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。洪水漫溢,悲天悯人之情充盈字里行间,给读者感同身受的阅读体验。